

彦涛其人

记者 赵晏

去年5月,杨彦涛当选周口“十杰”青年之后,有一次我们在一块聊天,说到他高中时候的许多事情。作为一名曾经的教师,我认为很多学生上学时和踏入社会后的行为截然不同,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社会行为学现象。杨彦涛却一反常态,反对我的观点,他认为,一个人进入社会后即使有很大的变化,但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,他当时列举了一些我们都熟悉的人和事,当然也包括他自己。我感觉他的话有些道理,因为他就属于那种“不变”的类型,从我在三中(现在的周口一高)的教室里第一次见到他到现在,有30年了,他的有些东西确实没有变。从某种角度说,杨彦涛是一种标本,是一种观点和理念的诠释,是一种值得解读的“比如”,是一个不能简单地用是或不是判定的人物。

一、一个不被看重的学生

在学校,杨彦涛是一个不被看重的学生,从初中到高中,他都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,但却没有一位老师或学生对他的未来很看好。那时,一个学生的未来,只有高考、毕业后分配工作。而杨彦涛除去英语在初中突然崭露头角之外,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可圈可点之处,高考肯定无望,不被看好很正常。但那时他就很能“侃”。他们那一代学生,业余时间侃大山的功夫都可以,也确实有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杨彦涛虽然学习成绩不让人恭维,但侃起大山来,同学们还是蛮欣赏他的。而且,他的作文也有些个性,是那种得不了高分,却能看出有独特思维的文章。记得有几次,我还专门在班上念了一些他的作文片断。也许他认为我是他的知音,所以有什么话都愿意给我讲。说实话,作为“文革”后第一届全国统考生,我对千军万马争先恐后猛闯高考独木桥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。而且,从我自己基本靠自学考上大学的经历,我感觉,像杨彦涛这样的学生,很可能另辟蹊径,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。所以,他毕业之后开大货车、当翻译、在大学教书,还有开羊肉汤馆,我都十分鼓励他,因为我总感觉,是金子,在哪都会发光,只不过早晚而已。杨彦涛确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,终于在30岁之后发力了。

二、给北京市政府提建议的人

如果北京市政府留有很详细的接待记录,他们能发现,2004年的春天,有一个外地人找到了他们,非要对北京市十字路口机动车分流办法提出建议。这个人就是杨彦涛。当时,在北京出席会议的杨彦涛,怀着对首都交通规范化建设的责任感,非常认真地考察了北京市十字路口机动车的拥堵状况和原因,并根据自己多年机动车驾驶经验,写出了5000多字的建议书,然后准备交给北京市政府办公厅。可惜的是,他在市政府办公厅、信访办等单位之间被“踢”了几个来回,建议书无处可投,杨彦涛的满腔热血最终归于平静。但碰壁首都交通事业的经历,仅仅让杨彦涛平静了一时,总体上并没有减弱他参政议政的热情。6年前,曾经有一个时期,周口人热衷于讨论一个新奇的概念“大三角”,杨彦涛当然也积极投身其中。但他的投入可不是和亲朋好友茶余饭后议论一番而已,他实际上是在构思一篇文章,而且把提纲大致给我说了,还想让我帮他写作成文,然后递交市委、市政府。他认为,对周口“大三角”的理解,周口人有些偏颇。他的观点是,“大三角”应当是一种高层次的都市化概念,应当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去看待、建设“大三角”,把所谓的“大三角”建设成城中有乡,乡中有城,城乡不分,商、住、政、文、农皆宜的一大片好去处。当然,我也没有给他写成文章,他也在“大三角”降温后又一次渐趋平静。再后来,杨彦涛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。我不知道是谁选举或推荐的杨彦涛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,我当时有一种感觉:选举或推荐的人真是一双慧眼,他对杨彦涛咋这么了解呢?!他咋知道杨彦涛是“参政议政”的一把好手呢?!在行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能中,杨彦涛对川汇区三连坑的改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、对中国英语教育的低效表现提出了看法。3年中,他对周口经济、文化、社会诸方面提出的提案、建议或议案达20条以上,其中,他对中国教育现状所说的“学13年英语听不懂外国人说话,学16年中文不会写文章”,多次被同行们引用。



三、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

杨彦涛是回族,而且是非常回族的回族。我个人理解,一种宗教就像一种信仰,必须“心中有教”,才能从律己走向自觉。而且对教义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,那应当是一种宗教的悟性和生活的有机结合。这当然是一种很高的宗教要求,但杨彦涛基本做到了。在遵守伊斯兰教的生活习俗方面,杨彦涛称得上楷模。他不抽烟,不喝酒,有时同学和朋友相逼太甚,他也仅仅用酒杯碰碰嘴唇。但他对有些回族朋友抽烟、喝酒的习惯,却显得很宽容,没有丝毫不屑。他认为,生活习惯仅仅是宗教的外在表现,你的内心是不是真正追求一种境界,和抽烟喝酒没有太大的联系,“酒肉穿肠过,佛祖心中留”,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?!但是,在需要坚持宗教原则的时候,杨彦涛也非常坚定。2005年,他到一个县考察分校的教学情况,路过大街上一个回族熟食摊点时,看到一个卖熟食的人,戴着礼拜帽,驾着二郎腿,叼着烟,喝着酒。杨彦涛感觉很难接受,他上前问他是不是回民,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杨彦涛从古兰经的基本教导,一直说到作为穆斯林都应当注重的外在形象。最后,那位教民懊悔地向他认了错,并用阿拉伯语表示了感谢。杨彦涛认为,伊斯兰教的所谓主是无形的,他存在于教徒的心中,和道家对道的理解有相同之处。我曾经问他,厚厚的一本《古兰经》,它的精华能不能用简单的语言概括出来。当时他想了好大一阵说,伊斯兰教始终宣扬的和平、做事要有准则,应当是精华,而且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精华。当然,杨彦涛也十分注重宗教的外在表现,他认为,没有规范的载体,任何宗教都不能成为约束,所以他对宗教仪式十分虔诚。成年之后,不论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城市,只要是星期五,他一定去清真寺参加聚礼(大家在聚礼前,要发表演讲,杨彦涛认为,这正是学习教义的好机会,所以,他对参加这样的仪式特别认真,日积月累,也就对教义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感悟。去年的宰牲节,杨彦涛在桂林出差,为了赶上宰牲节的礼拜仪式,他从城市的另一头连搭车带步行,终于在上午10时准时赶到了位于城市另一头的清真寺,虔诚地跪到了礼拜垫上。同时,杨彦涛在开办英语学校之后,就定下了一个规矩,所有阿訇孩子的学费必须全免,因为他们的父亲在从事一项神圣的事业、

主动放弃了发财的机会,所以为他们的孩子免去学费是自己应尽的义务。

三、于化龙大师晚年的高足

说起于化龙,很多武术界人士都熟悉,但说起杨彦涛是于化龙的高足,好多人可能大吃一惊,因为一名英语校长和心意六合拳高手确实离得有点远,但这还就是真的。于化龙今年已经92岁,他70岁时,收下杨彦涛为徒,但在那之前,杨彦涛已经开始学习心意六合拳了,只不过拜于化龙为师之后,他的拳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。杨彦涛练拳没有太多的花架子,一招一式的攻击点和打击力度非常明确,按练家子的说法就是很实用。那几年,杨彦涛六合拳上的功夫很可以,有一次在湘西乌龙山,遇到6个歹徒,他以一敌六,快速打倒4个,另外2个落荒而逃。后来在北大,一名对中国武术不太上心的美国黑人拳击高手认为,中国武术表演性太强,但进入实战就不如西方的拳击威力强大。杨彦涛根据自己对西方拳击的认识,选择了攻其下盘的冒险招式,竟然一击中的,把对方打得直接坐到地上,足足有半分钟没有站起来。之后,这名美国黑人对杨彦涛和中国武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但是,当杨彦涛把自己的精彩片段绘声绘色给于大师讲述时,大师却频频摇头,他问彦涛:“你知道心意六合拳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?”杨彦涛回答不出,“是练而不用”,大师语重心长地说。可见,在大师眼里,杨彦涛尚属于“形胜而神败”的层次。这次点拨让他对武术有了更深的领悟。所以,当他也开始收徒弟之后,他更注重的是教育徒弟“形胜神亦胜”。出于对杨彦涛的崇敬,1998年,当时正在河大读武术本科、并获得河南散打冠军的时晓武主动提出,拜杨彦涛为师。在和时晓武的交往中,杨彦涛十分注重基本功和基本武德的教育,后来,时晓武在工作几年后,又考上了河大武术研究生。时晓武评价杨彦涛,“尊师文相,涵养极深”,他认为,杨彦涛作为在心意六合拳浸润多年的高手,还主动给自己介绍向其他老师学习,真有大胸怀也。但杨彦涛对涵养武德却不敢有丝毫自满,他曾告诉我,于化龙大师年寿越高,他身上让人感悟的地方就越多,所以,他对大师像对自己的长辈一样,甚至比自己的长辈还要亲。那几年,于化龙大师从上海来周口,吃住行都由彦涛安排。每一次大师莅周,杨彦涛肯定要召集周口社

会各界名流为其接风洗尘,尽一份孝心,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一睹大师风范。1997年,杨彦涛有生第一次为别人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——“一代宗师于化龙”,并发表于《武林》和《周口日报》。

四、和李谷一同台演出的“周口先生”

中国人喜欢把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都略知一二的人称为多才多艺,杨彦涛算不算呢?英语就不说了。杨彦涛能说很好的普通话,演讲、朗诵都很专业。1991年,周口曾经举办了一次“周口先生”选拔,经过才艺展示等几个项目的对决后,杨彦涛竟然在300多个选手中脱颖而出,让所有评委大呼“黑马”。国家一级演员杨美荣对他的评价甚高,说他的朗诵是真正的艺术。杨彦涛可能没有优美的嗓音,但他的美声唱法那是相当的漂亮。他曾经师从著名声乐家吴其辉先生学美声唱法,实际上也就学了4次。1993年第一次给杨彦涛辅导时,吴老师还没有特别的印象。第二次辅导时,吴老师说:“如果不是4年前我听过你的演唱,我真不敢相信今天是你唱的。”2006年,他给杨彦涛第三次辅导,吴其辉就感到吃惊了,他说,没想到河南还有这么漂亮的声音。他问杨彦涛是否准备从事声乐事业,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,吴老师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。2009年8月,李谷一来周口演出,在后台和杨彦涛闲聊时,偶然听到他闲唱时非常漂亮而专业的声音,当场对他说:“你不该当校长,你应当成为一名歌唱家。”在演出时,她临时变动了演出安排,非要拉着杨彦涛同台演唱,并指定杨彦涛唱《敖包相会》。唱完后,她当着全场2000多名观众赞扬说:“你比我们专业演员唱的还要专业。”杨彦涛确实喜欢唱歌,但绝不是那种非常投入和忘我,他的歌唱是一种放松和潇洒,比如学校里的事情处理完了、比如走在空气清新的树林里,突然,一声激越的歌声在你的耳边响起,你会感到很舒服,感觉恰到好处,好像大家当时都想听一曲优美的唱段,而杨彦涛正好就唱了。

五、一名十分“草根”的精英

“在国内所有英语专家中间,杨彦涛的美声唱法最专业;在国内所有美声唱法演唱者中间,杨彦涛是最好的私立学校校长;在国内所有私立学校的校长中,杨彦涛的心意拳打得最好;在国内所有心意拳高手手中,杨彦涛的英语是最棒的。还有,在所有周口人中,直接给北京市政府提出交通管理建议的,也唯有杨彦涛。”这是杨彦涛一个中学同学对他的评价,这种评价听起来好像在调侃,好像说相声的在抖包袱,但杨彦涛确实如此。杨彦涛开车喜欢空挡滑行,他说为的是省油,所以他开大货车时是节油标兵。但开起小车起步快,换挡快。生活中的杨彦涛很讲究实际,对很小的事情往往也力求完美。有一次他陪学校的一名外教去看病,为了不让更多朋友挨宰,他对开药的医生说,“你就当做你的弟弟病了,你看该用什么药”,砍价钱时,从380、180、一直到药房把价钱划到36元才叫停。杨彦涛这种很朴实的性格,和幼时的经历很有关系。幼年时,家里生活太艰难,父母亲把他送给姥爷抚养。那时,姥爷成分不好,是所谓的“地主”,被下放到郸城农村。在乡下,姥爷凭着高超的医术和救死扶伤的良心,医治了很多乡里乡亲,而且看病从来不要钱,但也因此赢得了农民的尊重和丰富的物资接济。杨彦涛十分庆幸地回忆,“即使在我们整个家族最困难的时候,农民送给俺姥爷的馍也整天吃不完”。姥爷的养育之情和济世之风,让杨彦涛很难忘怀,所以他对姥爷的报恩之心绵绵不断。彦涛的夫人曾告诉我,姥爷晚年卧病在床,最后大便干结无法排泄时,都是彦涛为姥爷往外抠大便,但他自己从没有给别人说过这件事。在周口,杨彦涛应当是一位“人物”,比如他的杨氏英语学校,比如他当选周口“十杰”青年,比如他的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、青联副主席等等不一而足的光环。但实事求是地说,这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杨彦涛。2009年,杨彦涛当选周口“十杰”青年之后,他对周师的学生讲,“回顾8年,或者说16年的创业历程,我想说的是感慨万千”。作为他的老师,我追寻“杨氏”之杨彦涛的8年或者说16年甚或30年的岁月,首先的体会仍然是“感慨万千”,因为杨彦涛的可读性决不属于他个人,那种厚重与纷繁或坎坷实在是一个时代,甚或是两个时代拍打的结果,就像沙河岸边形状各异的砂礓石。